

鶴泉文鈔續選

鶴泉文鈔續選卷四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訂

張戴合譜序

凡譜之修。以尊祖而合族。故於其自出之祖。源流必審。而一祖所分爲本支。爲別派。必皆有昭穆倫次可考。蓋雖或一姓。而非其本宗。則不可以強合。未有聯二姓爲一譜者。如吾鄉張戴之合譜。吾惑焉訊其故。則先有張某者。與戴某俱四明人。同里閈。意氣相得。戴年長。張叔呼之。出入貿易。彼此必偕來太邑。賃宅而居。久之戴老無子。而張子二。

因以其長者爲戴孫。於是兩人如一家兩家者。又皆有子。其後張子與戴所後者各生二子。支以日繁。張子謂戴吾之所出不可以不親也。戴子亦謂吾本張出而後戴不敢於張有外也。此譜之所以合論者。謂合譜非制。戴之子宜復姓張。而於家廟旁別立所後戴姓主奉其祀。使香火不絕。則於禮於義兩盡。何久冒他姓爲然。余又有說焉。今之所謂姓。非姓也。氏也。姓不可有二氏。則不妨有二媯之後。別爲胡爲陳爲田。姜之後。別爲任爲呂爲申。姬之後。別爲展爲臧。爲季孟叔孫。至於後世。或因難而改。因諱而改。尤不可以究詰。但使爲子孫者知若者。吾同祖若者。非吾同。

祖派別而本宗所自出源流昭然昭穆倫次不失則氏此與氏彼異同可無論也張戴皆氏而已必令戴之仍爲張則於戴爲忘本并失其先人與戴親好之意必分爲二譜則於一源所衍後或夷爲路人而失親親之誼然則此譜雖翔舉而於其分也以明義戴不必復爲張也於其合也以明恩張不忍岐夫戴也君子於是乎有取焉

立論明通漢儒引經斷事正復如是

許周生

長山李氏重修譜序

長山李氏譜新經修。其族之賢者維三君。病其誣也。重修之。蓋刪汰者過半焉。君之言曰。家之有譜。猶國有史。史而誣。非信史。譜而誣。豈信譜乎。吾宗譜散於兵燹之後。完本不可得見。康熙間先祖繡屏公與族望清苑先生考定世次。分別行列。俾尊卑遠近倫以不失。以譜所重莫大於此。故加用心焉。若行實舊有者錄之。續增者必事蹟可傳。後人所共信。顧敘述不過數語。未嘗有所虛美也。先祖嘗慨訓導公學纂文譜。備載先世詩文及諸名公與先世酬贈之。作爲一家文獻。今可取而讀者寥寥。餘皆風雨凋殘。字

迹漫漶存之則不成篇不足以示後以意刪潤慮乖本旨
加前人手筆有非後人所能擬效者徒令瑕瑜雜出真贗
相淆亦復何取故寧抱闕如之憾不復著錄誠慎之重之
乃繼此爲譜者不然矣苟悅生人之目不顧死者之安碑
傳志銘贊誦之詞累牘不已又率以已作妄嫁前人一切
詩歌並非原本如都御史公匡勳名行業彪炳史冊學問
當不在古賢下今譜載題咏全類鄉里小兒聲口餘類此
甚多每念先世崇科顯宦接迹不絕不幸遭明末兵火文
獻零落致妄人從而作僞如是可爲流涕太息是譜之修
一遵先祖及清苑先生遺法世次行列爲重行實稍錄其

可信藝文視可存則存其萬不可存者竟削去蓋去僞而全真期不失爲信譜而已余聞君言而善之人不難於誣其祖而君不敢誣或任人之誣其祖而莫辨而君能辨凡所刪汰皆無實之詞假冒不堪之作若其真且是者固未嘗不在也披沙而揀金沙盡而金始顯蓋李氏於是乎乃有信譜殆其先人默有以啟之非獨子孫之賢也家譜與國史一理君能以其不誣者用之於家令其秉筆石渠與修國史其於是曲直豈尚有不可信者哉故樂爲之敘可爲凡修譜謀者之法

戴金溪

柏山王氏族譜序

柏山王氏爲黃巖名族。自宋南渡至明化治間。簪纓累葉。其後族屬益繁。居不一處。竝祖柏山。余外舅艾山公。亦柏山派也。祖父居邑橫街。已數世。外舅嘗念一本之戚。無所繫。則聞問不及。將夷爲途人。所以收族者。莫要於譜。而其事非積時月之久。不就。且非族之人共爲。則親疎遠近。無所考。因先從本支應和公下。取老長房一派。次爲小家譜。方作譜時。外舅已病。就枕上授余書之。嘗言吾志修全譜。而天靳吾年。無如何也。今距外舅歿二十年矣。內兄若漢書來云。近與族人共修譜。譜幸成。君王氏戚知我王氏事。

丐一言爲序。余躍然喜曰。此固我外舅志也。王氏爲有人矣。柏山之譜。經少司寇東瀛公手修。司寇學問淹洽。觀所著黔中圖志。及刪補赤城新舊志。爲會通記。事事考核。具有體裁。知其於譜甚詳。而無有牽引他族如李揆之附義。甫者。無迷失世次。如白居易之稱白乙丙爲白公子。建子者。後之人踵而爲之。無謬。而又。有我外舅新作家譜之成。法條條井井。可推而爲準。由旁支而溯本支。由小宗而追大宗。百十里之遠。如一堂也。千百年之久。如一日也。於是乎尊祖。於是乎敬宗。於是乎合族人。各動乎孝弟之心。有一本之戚。而夷爲途人者。決其無是也。余嘉內兄能成外。

舅之志而又有喜。王氏人人能以余外舅之志爲志。故譜卒就王氏入國朝久缺科。某年內弟若浩登賢書。自是人各自奮。必有鵠起而繼司寇公之後爲聞人。巨公者讀司寇公三槐堂銘祖法之深垂慶之遠後人其敬承之哉。

淳實樸茂氣息全似曾南豐

陳善注

恭序洋匪投誠圖代廣方伯

國家德化覃敷。海宇寧謐。百姓蒙休者。將二百年於茲頃年。閩省乃有洋匪之不靖。蓋堯舜之世。不無苗民之梗化。而海洋波濤不測之地。宵小藉以潛踪。自有之歷。觀前史。如漢陽朔間曾旌。晉隆安間孫泰。以及明季劉香。鄭芝龍之徒。滋擾大半在閩疆。其撲滅或需數十年之久。未有如我

朝兵威一臨。卽誅殄。餘黨盡數悔罪投誠。蓋螳臂不足當車碾。而皇上中孚之信格。及豚魚使。一時龍蛇盡化赤子。猶干羽。

舞而苗頑自格也。方蔡逆之滋事也。聚船至千餘。其勢飄
歛不常於大洋。覘風色入犯。北風多則犯廣東。風多則犯
閩。又數窺臺灣。若一時難驟滅。然提臣王得祿舟師一出。

如太山之壓卵。雖復勉力支鬪。賊艘旋卽犁沉。蔡逆與羣
賊無數俱落海死。而別賊朱漬先此炮斃於粵之惠州。朱
渥者。潰弟也。聞潰死。膽落。有歸命。

朝廷意潰妻亦謂渥。若亟降聞。

天子仁德。萬一得生全。不則我與若一家。不知死所。渥知
罪重。意猶與姑逃死海上。上視官兵去。潛出行剽。至則仍遁
去。卒以勢不敵。不免於誅。遇臺灣道清華泣陳情款。懇轉

達制府上

奏時

國威已振。鎮兵雲集。器械銳利。士百其勇。誠此小醜。曾不
需時顧念。

皇上如天好生。神武不殺。素以前代誅降爲諸臣戒。又睹
其惴惴畏罪。搖尾乞憐狀。以爲此皆愚民誤自作孽。干
天誅。然尚知悔悟。與始終怙惡者有間。不寬一線。恐絕其
自新之路。餘黨或因而遠遁。復出滋事。煩

國家兵力捕討。非所以爲綏靖地方計。遣知府朱桓。通判
查廷華。往看屬實。俾先繳火具。并送眷屬登岸。一面具

奏一面收降。朱渥一船先抵五虎門。率從賊數十人悉自縛詣軍門。叩頭請死。署總督臣張師誠親點收釋其縛。委員管押候。

旨餘船四十餘泊金牌桃林外。每船賊目二三人。從賊百計。悉委兵仗分遣朱知府查通判往受。藩臣景敏駐南門外。教場散給廩食。其在南臺照料并收炮器械。則前福建按察使臣廣玉也。計收三千斤大炮八門。二千一百餘斤至數百斤銅鐵炮八百餘件。共賊二千三百餘人。以十之二散諸營入伍。餘著親屬保領安插歸農。咸相慶得生而去。自是洋面無一賊。嘉慶十五年九月初五日事也。史載

受降。有再三遣人往說者。有密遣人間。因致其降者。有重誘之以爵祿者。其來也。有畫三十里給之爲屋。三萬間居之者。或更張旗幟。盛兵衛以示威。甚或誘其至。出不意而盡誅之。今朱渥等皆投順。出於本心。曾不費一詞。不需一計。而肉袒之日。亦不過待之以不死。

國初

世祖章皇帝受鄭克塽降以後。海疆乂安。瀕海之氓。高枕無復有警。其成效也。彼皆含生負氣之倫。叛而威之服。而舍之可化。惡而卒爲良。何必盡爲鯨鯢之戮哉。自蔡逆之。橫至朱渥之服。臣廣玉司閩臬。從制府參軍。謀飭臺站防

出入奸宄及辦理降人分別安置夙夜殫心鬚鬚爲白勞勸誠有所不敢辭惟憶前此逆氛方幟風鶴皆驚一旦誅者誅降者降河海清晏依然人享

昇平之樂皆由我

皇上威德兼至故不動聲色而賊平之速如此爲史冊所稀見會奉

命爲浙江藩司因以身歷而目擊者繪爲洋匪投誠圖而謹敘之恨臣才拙紀述

聖績文不及班固銘燕山韓愈作平淮西碑萬一爾

國威 皇仁極力透寫大筆當推爲燕許

柳洲

翼文會序

夫羽毛豐滿者可以高飛。士人積學而能文。此腹背已具矣。卒不能摶扶搖而上者。非翼之無翼。翼者也。魚之游也。水資之。鳥之翔也。風舉之。士雖積學能文。而貧不能以自致。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欲。行而不有不食之患。翼安得不垂乎。黃巖居浙東。士之具六翮者多矣。徒以去省六七百里。道路艱阻。限於貲。取應者少。故常坐視他郡之士。之鵬奮九萬。而此求爲枋榆之抉。起不可得。張衡傳云。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調之。之法。傳之翼而已。此予戚澄園王君。有翼文會之舉。有力。

者各出貲。預貯生息。行之數年。貲日益饒。用資士之取應者。其爲積也厚矣。如是而士乃得以培風負青天而莫之夭闕。夫誰甘爲六月息者。吾見黃之士振翼而起者。人人若垂天之雲也。

就翼字生情妙緒觸處紛來

朱春泉

松岡別徐君博也并贈勞君德純詩序

兄弟天合朋友人合然人也而有天焉天生我於台生子於杭生勞君於衢台東而杭西衢又西之西各相距千百里之外不相知也不相聞也三人者天固使離之而我自台來勞君自衢至忽皆與予遇於杭以聚於萬松之岡當是時願交者衆矣獨三人之相視莫逆相親如手足詩酒談燕至無一處不偕無一日不面意彼此相見以天非同於泛泛之交乎而天又假之緣焉然吾憾造物者旣合之又不能使不離今日一堂明日千里東者自東西者自西雲山曠邈望遠茫茫登斯岡也豈堪回首哉嗟乎事莫不

有數。況於朋友。其始之離而合。其繼之合而離。并其後之或離或合。皆我三人之所莫能自必。一歸諸造物者而已。將以某日歸辱子於岡上。置酒贈行。而勞君亦不久於杭。因各賦詩。且約爲兄弟母徒。以離合之迹。悵望於各天也。此余在杭少作隔五十年。徐友亡久矣。其子壽如藏墨。如新因錄存以志交情。不計文之工拙也。自記

紀年錄自敘

代

古人年譜如吳仁傑譜靖節少陵呂大防譜昌黎文安禮譜柳州皆以後人隔代蒐討舉其行事年經而月緯之不能無悞至如范文正公譜編於裔孫之柔黃豫章譜出其孫營手宜可據而亦中有牴牾舛錯事過則忘卽其人所身爲後日追記或止存其彷彿而欲責後來譜錄之一無失此必不得之數矣諺曰婦死腹悲惟身知之又曰痛定思痛事固有非他人所知者平日辛苦所經亦惟此心時時記憶某自度爲人無一善狀今乃自少至老隨年紀之非敢云譜蓋有昔人不忘在莒之意兼令子孫一知我艱

苦也。某先祖父叔暨兄弟並積學致身科甲仕宦有聞於時。獨某愚陋無讀書資。尊長仕外。家間乏人料理。益不暇於學。且南之吳。西至晉。北抵京。比年奔走。勞勤而無所成。中年以後。始用謄錄館優敘。得一官入豫之初。卽撥派河工。經歷風濤險汎。瀕危者累矣。幸天佑。獲全。上官垂眷。前後檄權州縣十餘處。無一日省垣閒住。自陞補睢州丁內艱。服闋再出。會教匪滋事。切近豫省。軍務旁午。奉調於邊境。就江岸堵禦。風草驚心。曉夕不臥。蟻蝨徧體。中間冒白刃履危鋒。出九死一生者不止。一處同事之人。皆膺懋賞。或後來亦換翎頂。而某自嘉慶元年防江七年。撤防短衣。

匹馬卒卒無須臾之間止晉同知銜念蒙國恩當出死力免戾爲幸加又陞銜於心已足况官之大小升遷中有命在旣回裕州任惟思勤司民社勉盡厥職而已乃天厄我期年之間骨肉淪喪多人在署日聞哭聲寸衷菀結幾不知生人之樂雖例銓知府實何心榮名乎庚午忽有守溫之命實出非望顧念先府君累任廣平銅仁府七叔擢守泉州今不才亦叨是職傳言石奮家官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君某家雖不滿萬已逾其半矣皆荷國厚恩先人遺蔭不然何以臻此計惟盡犬馬之力稍報萬一使隴西家聲不自陵墜以爲世羞而如其髮已種種何生平

大畧此皆其實我子孫識之他日求人志墓勿以不根之
浮詞虛譽加我也

氣息之古逼真漢人

顧廣石

浦江戴履齋夫婦雙壽序

一鄉一邑間必有一二高年七八十者。是無難。難乎其人。
神明始終強固。事力充裕。子弟讀書出仕。畢生怡怡。絕不知世憂患事。此則有其壽。兼有其福。望若神仙矣。然人之得天厚而處遇順者。亦是處有之難矣。而未甚難也。散木輪囷擁腫。不材而老其天年。此於世無用也。傳曰。庸庸多厚福。徒壽而有福。可以誇流俗。而不足以動君子之敬。今如履齋戴先生者。則誠世所難得可敬之甚也。先生今年七十。配趙安人同歲。有其壽矣。家五洩之下。嗜遊山水。每出三四十里。嘖人扶燈下。尚作蠅頭字。家中田廬相望。常

應人之求。已無求於人。兩弟鑑溪爲校官。東珊入翰林。長君春塘由庶常見官戶部郎。次君聘知龍門縣。一門科名。仕宦所居馬劒鄉。號鳴珂里。夫婦受五品封。諸孫在家奉甘旨。宦所歲時迭致珍養。其爲福又備矣。先生方爲善。惟日不足。率族建祠。定祭儀。法鄭氏家規。教子弟。購桐鄉金氏藏書。築萬卷樓。刻先世遺集。又刻天台齊息園先生水道提綱暨詩文集。自著道學源流。朱子年譜。辨邑志。譌舛。爲鄉里排紛難。數贍貧。而身與安人自刻苦。布衣茹素。兩弟及子在官著清節。有賢聲。猶時時手書勸勉之。戴氏自九靈山人後。先生以名德繼。在家謹愿。有法度。如石奮居。

鄉爲人嚴憚如王烈不出戶庭而天下想望如陳實荀淑有壽有福而德又至計七十年中行善如一日古人云爲善最樂先生之樂不在壽與福也善人天所佑先生之壽與福更未可以量也余所以爲難而深敬也憶三十年前與先生二弟同學萬松嶺獲晤先生僅長余二歲俱在盛年而余家貧宦拙諸子童駢一事無成齒已先蒲柳而衰望先生如謾謾喬松獨秀天表壽與福既不及德更遜之遠甚長君丐一言爲堂上侑觴余固不勝其慚已

亦是人人所有之意寫來異樣生動其妙全在乎筆虛秋

蔣醒軒先生八十壽序

癸卯春正月十九日臨海醒軒蔣先生誕辰。家人方衣冠拜堂下。舉卮爲壽。先生則命嗣君設故配侯孺人位。而詔之曰。若母與余今年同歲八十。曩固有偕老之願矣。不幸若母亡。余存每念生平無恒產。一粥一衣與若母經營。又不得志於科目。以幕遊歷閩越燕齊秦趙等省。凡十一處。垂數十年。中間旋歸旋出。若母子然獨居。一切仰事俯育。皆資其身。日夜勞勦。而靡有怨言。若母之事。余者苦今。其骨朽矣。悽風寒雨。念之不置。卽若母魂魄亦知余眷眷泉下人也。與若母隔存歿命也。今日獨怡樂。置若母於不問。

余不忍也。於是嗣君從先生命設兩七進兩卮爲虛位先生側先生歡然若與侯孺人竝坐而受之見者以爲創先生曰夫人之情生存則敬之愛之而崇奉之既逝則始或念之久遂忘之余非不知陰陽不同席吉凶不同日顧爲此者欲令兒輩知吾平生內外同艱苦雖皤然白髮琴絃久絕而牛衣感嘆之情宛然在目況母子天性鞠育恩勤其能不惻然動鳥鳥之思乎蓋生死迹也事存事亡其理一也古無所謂陰壽者今世盛行之蓋不獲及親之存一致椒馨寧考之祝不得已爲此舉仁人君子固亦哀其心夫旣有陰壽卽可以有陰陽雙壽事雖創揆之於義在所

不禁而得藉是以伸吾生平係戀之情致若等存亡一事之敬又何憚而不爲乎次君湘書來求余言余以先生此舉誠過於禮者之爲然意良美可以訓厚可以教孝可以使人知幽明一璵而弗歧視故敬卽先生言而述爲文若先生之負奇畧佐名公卿及賢守令致治理居鄉排紛難爲人人稱述者所不待言而岡陵之詞抑又先生深以爲俗者聞侯孺人居杭時先生他出其友臨試病垂危孺人百計救療之釵珥盡鬻諸凡事無不體先生意宜先生至老念之云

寫得至情至理不覺其事之新而舉之歟

許健山

李松圃七十壽序

松圃李先生家黃巖之石曲。距余舍十里許。小舟北上。可一日數至。以故余自少卽知有先生。洎余館路橋。先生遣令嗣孟鈞從受業。則又兩家有孔李之誼。自風俗之偷也。鄉里交遊。日趨儂薄。無復古處。獨先生生平信實。居闔閭之中。有士君子之行。晨起農桑。自課暇。則手一卷。披覽不輟。門未嘗有雜賓也。余嘗詣先生。見其門修潔。上下有禮。諦聽左右。皆書聲心敬之。以爲漢萬石家風。不過如是。孟鈞故秉先生教。又勤於學。於經史及諸儒先書。一一通曉。如肉貫串。從余遊不久。卽蔚然爲經師門徒之盛。雖余居

鄉時無以過之。乃今聞孟鈞之子端。又學問博洽。如其父遇試父子並前列。遠近交延請爲都講。一門之內世有名德。譬之於古。先生爲太邱。孟鈞父子則紀羣也。先生以明年正月七旬誕辰。其配阮安人亦齊眉白首。孟鈞將率弟若子製錦障。舉觴爲壽。而以書來丐余序。余謂古人美人之壽必先美多男子。然多男子容有之。其男子而賢不恆有。至於既有賢子。兼有賢孫。則在古亦不多見。非其教之有素。而又德之實足昌後。爲天之所眷。烏能得此哉。余今年花甲將週矣。有子三齡就令。天假之年。有壽如先生。及見是子成立而已。老不能教。復其資地。高下可知。韋平。

之業。不能保其必傳。視先生親見賢子孫之成。既以自感。益不能不心豔之矣。先生雅不欲訛詞而世講之。誼亦務從其實。故但道所以重先生而慕先生者爲先生。有一觴。他日得旋鄉里。當更買舟。率兒輩登堂。介壽令太史奏百里間有賢人之聚也已。

此種文全以情勝

朱根石

元太翁啟旦八十壽序

元太翁啟旦之舉壽觴也。先日其嗣君渠成來澤庫言曰。今稱壽多浮詞。夫親有美而不揚。非孝揚之過。而非實則是誣。其親老子今年八十矣。凡某所以食用粗足。得衣冠在士列者。微老子無以致此。思少盡其意。以今八月誕辰。爲老子稱觴。冀得一言爲親榮。雖然願先生之道其實也。叩其意。則曰。老子平生習勞苦。卒卒無須臾間。每謂早起作事。抵人日半。子弟俱使有職業。某見其勤也。量家出入布衣疏食。上下同之。不以稍有餘而改。某見其儉也。然當鄰族請急。里中有事。慨然應之。若不復知財之難者。所謂。

積而能施。又庶幾焉。自餘言老父者。非實也。余曰。余知所以壽尊父矣。傳曰。民生活在勤人。手足皓窳。則身脆弱。氣血因鬱。而不行。病斯生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數動故也。尊父之勤也。茲其所以壽也。儉美德也。縱欲敗度。君子譏之人。福過則災。生蟬蛬楚楚。其於在世也。幾何。尊父之儉也。又其所以壽也。且夫以財爲命者。雖甚苦。百求而不應。甚義。百勸而心不動。故身爲怨府。而神弗之福。積善餘慶。況於其身。尊父之喜施。若此壽其有旣乎。昔史公傳萬石建陵張叔。諸人皆謂無他異能。然一再稱長者。又以爲篤行君子。如尊父生平爲人。固亦萬石建陵張叔之倫。可以。

教家可以善俗而又有可永年之理所以稱壽者莫加於此矣又奚以浮詞虛美爲太翁聞之以余爲知言命渠成卽以所言書之障

極陳極新至理兼以筆妙

魏春松

喻翁正邦六十壽序

余稽周官。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府史之屬。微甚。而序官及之。宰夫特辨其職。蓋時所用。必皆通道理。習事務。有裨治道。其職吏屬其人。皆士廩祿優之能者。良者書而告之。非若後世僅事刀筆筐篋也。秦漢之際。蕭曹並起。掾吏致位宰相。漢末賢能之士。或爲州從事。或爲郡縣掾。及考古碑陰。稱吏某人。故吏某人。不一而足。其間類有聲名。聞望後躋顯秩者。蓋懷才一時。未遇鬱鬱。無所試。因委曲棲身末職。自附庶人在官之列。且所典百姓賦稅。刑獄。其於得失利害。雖權不由已。盡心其間。亦得上贊其

長而有濟於時。故賢者恒樂居之。吾浙由撫藩書吏。子孫通顯者不下數十家。并有身爲貴仕子弟仍在司幹辦者。未嘗以此爲嫌。正邦喻翁負經世才。旣絀科目。遂供職南。司爲人明白。請典故於上官。酬答如流。累見器重。分司太。邑事。凡有司蒞太者。動必以咨。遇有事。悉力周旋。三四十。年間。邑蒙翁左右者屢矣。皆呼爲喻翁。不斥其名。以翁之。才使優塞。吏屬不能如古人。身有所建白。誠不幸而通道。理習事務。有裨於治道。利濟在人。上官重之。吾太之人。又。賴之。生平設施。亦已見矣。歲之十一月某日。翁六十誕辰。太之知翁者。將製障爲祝。而請余文。余敬翁爲士類而不。

敢以吏屬輕之。是以言。

此文議論有關係雖壽敘可存

戴金溪

秋巖黃太翁暨德配張孺人雙壽序

維陽月之廿三日爲秋巖黃太翁岳降之辰。德配張孺人亦是歲設帨。齊眉七十其少也。若秦嘉徐淑之相愛其老也。猶伯鸞德曜之如賓。其童顏黑髮抱德賜和則疑葛仙鮑姑之尚在人間焉。某等屬緯堂令嗣同官每見文度抱置膝間。親謁德公得拜牀下。際此白晝綺筵。後堂絲竹可無一言以致祝耶。太翁著望虎林。胎源江夏。因七姓之從王由三山而徙宅。高門旣建。華組相承。東發卿才。聲蜚於前代。文禧相業。光炳於本朝。其門第也。若夫天才伉爽。淵學宏深。洞達三微。博綜七錄。伯思撰述成東觀之書。山

谷詩裁啟西江之派下筆稱奇聞風爭服而推其名德彥承本元直之流叔度致林宗之拜尤里黨尊爲閭丈人而海內推以隱君子者也乃太孺人者甫及笄之年已嫋四德來鳴珂之里厚贈七駄顧鉛華不御蘋藻惟勤叱狗無聲鳴雞應節徐吾多資以共織宋國永杜於爭柔陳仲弓之內行聿修郝夫人之家風尤肅中饋實賢斯外聞加美矣先緯堂學優試仕孝移作忠麾軍中之赤羽方備戎行望嶺外之白雲未遑色養太翁與孺人則養重林園甘情邱壑或結社於六橋花柳之間時飯僧於二竺人天之境安居無恙鴻使常通官祿猶虛魚官何寄迨三年磨楯監

軍上許歷之功。一命綰綸露版授于公之職。累膺劇縣。遠播循聲。上官不以公禮格范滂。同寮均將遠到期王掾吏。其仙也樂哉。親乎。於是子舍歡迎。天倫慶洽。溯浙河而上。風颯穩過蒲輪。作梁苑之遊官舍恬如。家衙門庭多客。時羔雁之來。甘旨飭廚。日日雞豚之奉。而其所善體親心者。尤在楚獄無冤。鄭書不濫。期全一命。積丙吉之陰功。多活數人。恥延年爲屠伯。故能朱墨加慎。清白代傳。無公庭籜楚之聲。遂晚景桑榆之愛。問年儕乎絳縣。行樂媿於香山。可不謂孝於所生。益增其壽者歟。夫大德必享其年。而君子務稱其實。每逢華誕。卽祝麥邱。一遇遐齡。泛陳蓬島。

肇麒麟之脯何當珍羞侈鸞鳳之文羌無故實如太翁孺人者風和日暖景象卽是神仙子孝孫賢名教自有樂地辱忝輩末敬述平生小子非言之諛也長者其欣而聽夫佳處在音節之古

吳穀人

陳太安人九十壽序

陳太安人裴氏。標從外舅世堉公之母。於標爲從太外舅母。今年春秋九十。其前八十。從外舅率子姪舉壽觴。戚友公製綾障。而以文屬標。時在河北。距家鄉三數千里。音問疎遠。雖少受卵翼。如太安人。曾不得以葭莩之末。隨羣子姓。羅拜階下。一承色笑。顧虛文致祝。恒用恧然。茲太安人春秋益高。標又還里。於從外舅開筵介壽之日。戚屬咸會。獲在下風。何其幸也。而從外舅則又命爲文。曰。前吾母壽。子不在列。得子文爲榮。今又以煩子人。與文雙至。榮不多乎哉。標不敢有辭也。太安人出名族。幼嫻禮訓。爲婦盡孝。

事夫盡敬。撫諸子女甚勤而有法度。自妯娌至隣族下迨
廬兒閭婢無一人議其後。此衆人共知標前既言之矣。舉
從外舅甚晚。卒能享從外舅之奉。從外舅又勤起家。家日
隆。事事務求所以悅太安人者。媳賢而孝。諸孫少長有禮。
此世所謂全福標。又已言之矣。五六十時。猶稍稍弱。需參
苓。補益。後數十年。加健。心恬身泰。終日欣然。而忘耄之既
及。益天厚太安人世所難得者。標無不言之矣。然則將何
言夫。不觀詩人之稱祝乎。曰何福不除矣。又曰降爾遐福。
又曰詒爾多福。曰俾爾壽而臧矣。又曰壽胥與試。又曰眉
壽無有害。至於山阜岡陵。不勝其意之重語之複。而展轉

相襲繁豈無他詞卒莫之易者欣願之情發於不自已而所爲致其頌禱者反覆焉義無加於此天下事至其無加亦惟卽前言而一申之耳標所以爲太安人言者八十如是九十亦如是更至於百歲而亦如是也從外舅曰如子云親之福也墮之願也又須他言乎哉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洪震煊注

林太孺人七十壽序

迂江林太孺人。苦志厯數十年。人知爲節婦。其爲孝婦。未盡知也。節孝均重耳。然節完一身。孝所完數世。節全夫婦之誼。孝并夫所未全者全之。里閈間。婦以節聞者。歲有孝婦。不歲有益有節而未孝者。若孝節。又不待言矣。太孺人之歸李也。不十年而太翁歿。堂上有姑。祖翁姑猶存。皆八十九歲人。沉頓牀簧。昏眊數呻喚。指南爲北。食飲起動。卒莫悟其意。指所在。太翁烏鳥之私。未盡。遽委之而去。此宜其心戀戀。雖死而目不瞑於地下。其責皆在太孺人。太孺人。仞寒仞暑。夕惕若厲。其事祖翁姑。暨姑也。衣垢請幹裳。

綻請綴飴蜜滲髓視所欲進之惟謹小事皆咨稟歲時之奠不敢以哀泣不秩聲重傷其心病則親料視藥石通昔不寐前後大喪三無期功強近之親侮甬減獲之助身自匍匐衣衾三領革闥三操屋幕鼓鼎几梴壺濫葬時倉卒無不具備孤長既就斂學時時述生平辛苦咨戚涕洟使感動奮志立身顯揚以不負先人易曰坤无成而代有終太翁所欲終之未得者有太孺人以代一如其身在世爲之盡倫盡制无成而有成孝德之至所全大矣宜乎其家始否而終亨先號咷而後笑孝筭生庭祥烏百十止其門不去天固眷之而物且感之也令子某某旣皆爲聞人

以母氏勞苦。於今年某月誕辰。率子弟稱壽。戚友競爲詩歌。美太孺人柏舟之節。余以節不足爲太孺人難。難者節而孝。故爲道其所以。卽以是侑觴焉。

中六層如一筆書。字字著實。顯得孝處。前後議論。神不外散。酬應之文具絕。大本領。朱春泉

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自古婦人之以節行顯者。雖其大義之明。有得於父兄之教。要以至性激發。出於自然而無強。故能視苦如飴。夷險一節。非有所慕而爲之。亦非有責報冥冥之心。然而天卒無不厚其報者。歷觀史冊記載。如唐柳仲郢宋呂榮公家。率以一婦人著賢節之行。致後嗣榮盛。簪纓累葉不替。積善餘慶。固其理也。澤庫洪氏。余戚也。大田之金。又爲洪壻。故三家以姻好數往來。余詳洪之先。故微者。自其曾祖母葛。數十年苦行。用是慶鍾厥後。家日隆起。子姓衣冠。一時稱盛。而葛年逾八十。更能及身親見之。今金太孺人之節。

行不下於葛觀洪之所以盛知天之眷金氏以厚爲太孺人報正未有艾也太孺人系出於管幼端重若老成同輩好炫飾太孺人蕭然有林下風旣歸於金循循婦道脂膏滲髓務得堂上歡門庭雍睦處妯娌間未嘗有疾言遽色自所天喪孤燈半壁沉痛欲絕者累矣顧念門戶誰託遺孤藐爾卽死不足以謝責勉起持家務冬夜織作往往兩手爲破裂鄉里以太孺人富家女生平不憤辛苦事勸節勞自愛而太孺人不顧也其教子尤嚴厲不聽妄出入讀稍懈呵斥隨之常謂吾望子之成器而能不加之琢乎以故兩子自少知遵母教自奮於學今長君貢太學次君復

掇巍科文才武畧。一門兼擅家貲且倍於舊。而太孺人之
髮尙未皤然盡白也。太孺人以明年年七十兩子循南陔
之義。將率家人舉觴爲壽。夫壽者酬也。有非常之節者當
有非常之福。酬之余以知太孺人之享年未可量。而天之
既佑其身。益福其子孫者。將使遠如唐之柳氏。宋之呂氏。
而與姻戚中洪氏。彼此交相輝映也。卽余亦與有榮施已。
一起氣勢浩汗。結處收裏。完密中間。借洪氏生波尤妙。
得無中生有之法。

盧湘槎

蔡孺人七十壽序

於生廷玉母蔡孺人。今年七秩。戚友將以某月設帨之辰。
製綾障爲壽書來乞爲文。忻然應之曰。是余所夙聞其賢。
者。近時名流爲人壽敘。率據其家所請。平日無一面之識。
而其家來請。又必鋪敘平生。事事過人。冀作者得揄揚其
美。故文雖善。詞多不實。得之以爲榮。見者或竊笑。余先後
爲人所作。稿輒棄不存。慮亦未免於此。今如生母蔡孺人
之賢。則固有其實。而樂於詞矣。或謂婦人無外事。內言不
出於閨。孺人誠賢公。何由知之。曰春秋賢魯叔姬傳者。謂
其行聞於列國。婉媚季女。遠猶慕之。豈况近者此關雎幽。

間燕。燕淑慎千古。所以昭令聞也。孺人爲故名士陶山先生女孫。教有素矣。及笄嬪于於巨家。田園甲鄉里。翁體乾先生性豪喜客。有鄭莊風。門往來無虛轍。孺人爲冢婦。任中饋。爲翁敬禮客。未嘗稍失意。經理周至。僕從歡過所望。事生父琴瑟靜好。有徐淑之和。兼冀缺婦之敬。築里一心。終身無間言。臧獲化於其德。上下闡寂。從未聞叱咤聲。富室多侈飾。孺人居恒荆布。暇輒躬織紝。曰此婦職。幸家有餘積。敢遂閑十指。生父慷慨好義。如其翁族貧者。藉以舉火。孺人助成之。諸子秉父母教。皆自幼彬彬質有其文。無紕裨習。蓋孺人於女道婦道母道無不備。余修於氏譜。

主其家。其賢耳。目親聞兒所稱道。皆得實。非據其家所講。不至爲識者笑。顧文鄙陋。得之不足榮耳。久宦中州。聞孺人髮尚未皤。生兄弟讀書有聲。兒媳盈庭。蘭孫秀出。家且日隆。隆起懿德。昌後積善。餘慶此必然之理。自惟其家。老賓容不獲親侑。一卮藉筆。墨稱祝誠。樂于其詞。又確有其實。其庶異世之訛言也夫。

前發議後層層收繳於法甚密。其言并足爲陳俗下砭。

沈辛齋

李母阮安人七十壽序

壽文始見明陶學士安集。迨歸震川益濫。識者譏之。余用自戒。然特不欲於不知誰何之人。爲浮詞。若言之有實。又誼分不容已。固樂大書而特書之。夫何敢有辭。如李母阮安人是已。安人母族在澤庫。與余相距一鷄飛之舍。以世講爲兒時嘗見。論親則余室於安人姨姊妹。余子婦乃安人表姪女。安人猶子婦。又卽余二弟之女。且與其夫子絅齋先生握髮交。數至長山有升堂見妻之分。於安人之德性純懿。身爲冢婦。上奉姑中和先後。閨門肅若朝典。少長有禮。所謂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者。親見而。

心羨之非一日矣。先哲葉海峰論邑俗近古。其先丈夫衣不過土縑。女子勤蠶織。士人妻非受封不得長衫束帶。而後乃丈夫文繡。婦女服五綵。金珠石山虎魄翠翟冠。嫁娶貲裝緹帷充道。邑中寢以貧耗。無高貴富人意咎世族縱佚。其家人莫爲之節。尤見女子之性難。正如敬姜冀缺婦者。世不恒有。余在河南十年餘歸。見邑四五大家。俱非昔比。獨長山李氏。巋然存且有加於其舊。因納齋家法具在。亦由安人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有合乎古賢婦之行足。垂教子孫也。范史法劉向傳列女。不名一節。余繼海峰作志於古孝行淑德。如泉溪瞿氏。北山汪氏。隔數百年。尚

欲援前人之例。表出之矧如安人之賢。親得之耳目者哉。憶綱齋六十時舉室稱賀。余遠不及知。續詩寄之。幸今旋里而安人於新春八日七十壽辰。獲在列一揚懿美。具述世好并微及兒時事。博堂上歡笑津津。平其樂言之事。既實於分誼。亦當然其又可辭耶。若致祝有晉姜鼎孟姜敦用。蘄綽綰眉壽之成例。無取乎浮詞。將藉安人爲鄙集光。不致慮識者之尤余矣。

質直無膚詞

戴蘿山

鶴泉文鈔續選卷五

太平城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自烈柳州記

衡家樓新建河神廟碑

代

嘉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南衡家樓工成黃流順軌中外臣民相慶咸以工險成速

聖天子如天之福
皇帝曰噫此民之幸而

神之佑其議於堤旁建

河神廟崇祀昭靈貺也

彥寶惟自古非常之功類有神靈

之助周頌時邁述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般之詩云允猶翕河又顯著山川之瑞應四瀆之祀載於典禮此明謝肇淵作北河紀特終以河靈以爲事有非人力可倖者殆冥冥有以相之方口之漫也全河水勢直趨東北大澑奔騰口門刷寬至數百丈大名長垣一帶首被浸延及東省張秋鎮妨阻運道而上游秦家廠相繼報險僉謂河旣失其道強塞必無功卽成非可歲月計

皇上軫念民災宵旰焦勞外則博採廷議

躬禱於

神默自引咎致其爲民請命之誠而庶幾

上蒼之垂祐卒之

神之應也。如響自八年十月六日興工萬錤雲集。天日和霽無寒冰苦雨之患。民得施力間有沉掃立時搶護而引河之放龍門之合並有驟風自西南來鼓盪而助其勢。或更委順而東不使澑之溢而趨北工成計前後僅六閱月。

天信乎。國家之佑我。

國上虔恭寅畏致其昭格盡人事而非。

皇靈效順而天麻何以臻此先是青龍岡之決

彥寶

祖大學士公親在

工相度著有成勞。

彥寶

父嘗使行萬里窮河源今

彥寶復

承

命董塞此役謹遵

宸訓。偕地方在事諸賢同力一心勤敏將事藉手奏功以

仰副

皇上三世委重至意工甫竣而彥寶積勞致疾

諭旨先回京調理會今九月

廟成

賜額廣佑

御製滿漢碑文勒石蓋亭仍

命彥寶詣工致祭終始其事

帝德之孚

神應之赫幽冥默契

芘佑無窮將永慶安瀾爲萬世利賴而彥寶得展拜階下附名麗牲之碑何其榮且幸也

德孚神應兩意互寫到底立言莊重有體而萬插雲集一段加出力生色

吳穀人

至聖像記

衍聖公府藏聖像紙本三絹本五紙本者一爲燕居像失名一爲吳道子畫司寇像一爲明蜀王摹道子畫絹本者一爲宋人摹道子畫有明神宗書宋高宗贊一爲杏壇講禮像石壁下老松盤曲文杏雜列先聖執如意憑几講授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畫一爲觀欹器像明郭翊畫一爲行教像從二弟子衣褶書論語半部一爲冕服像皆失名聖蹟殿五間藏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內行教像晉顧愷之畫宋太祖及真宗贊四十七代孫傳記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眞聖蹟圖先係

木刻不知何人所繪。明巡按御史何出覽。鏤之於石。萬歷間。按察使某增爲百十二圖。如登東山憩大通谷。登太山與顏子望吳閭門。悉圖之。繪手旣拙。漫無考據。開卷數葉。卽紀聖人入平仲學。不存可也。

平平敘去不著議論。只末語略一見意爲得

柳洲

彰德府新修校士院碑記 代吳學使

國家間歲

命督學使者按郡一試士士屆期而集各挾所能以求知於一日此一日也時甚暫而終身事業基焉必其體寬然其心安然而後乃從容抒其所得於平日之學無不盡若矮屋雜坐肩相摩也手相肘也背不得伸而鄰爲之折加風雨不時或遇炎夏日光曬逼臭汗滿額體旣困而心爲煩且亂譬駢驥之阨轍下雖有千里之材必不得而展試院之修非獨觀美所以俾士得盡此一日也鄰郡故有直指行署康熙三十年改建校士院中大堂次二堂次後書

廳東西兩文場前爲儀門大門官廳照壁鼓亭旗竿各役供事房周垣薦之以棘規制甚備今百餘年矣漸以頽圯遇試時一修補類以爲三歲間不過一再試試不過一日事因陋就簡苟事塗飾事過則頽垣破瓦依然如敗院落茂草寸長文場甚夷爲馬廄數十年來士之試於此者曾不得一揚其眉而吐之氣而各屬捐攤修補之費固已不貲矣太守伍公涖鄰數年旣已風教行人知慕學以試院士出身之地頽廢如此無以重試事尤非所以爲士卹議重修大令吳君尚義士也力贊之謀於紳耆僉謂不可緩貢生某等毅然以身肩其事肇工本年二月八閱月而竣

統計新增舍四十八重建四十九修理四十有七向之東西二文場者改爲四爲號舍僅十五間者今爲六十設石案三百六十方倣省中嚴學之制內外深廣旣堅而固凡用錢六千數百貫安邑捐輸過半其不敷者吳君並先墊發各縣以次歸欵經理支發皆出紳士不以任胥吏故成之速工完而可久夫而後士之試者無局趣之患風雨炎日不爲害握管構思一如其在明窗淨几身安意得而平日之學無不盡也鄰故殷圻內地有六七王之遺教俗厚易向善歷代多聞人如韓魏公崔後渠郭文簡諸公皆昔時試院所出土士當以自勉力圖終身之業毋狃於一日

之安以重負賢太守賢令尹作育之盛心卽督學使者與有榮焉先工未成余改試他郡今來規模燦然異矣面西山而挹爽氣知都士之逸興騰涌將快而觀之也郡士以碑文請因書而授之俾勒石垂久並以爲多士勗

趙渭川

起段寫得愷切淋漓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此

重濬古洛莽渠記

代

洛水出上洛。譙舉山委折而南。伊瀍澗三水皆會而達於河。周禮職方所謂豫州其川榮雒是也。周時卜邑于此。水泉便美。號天下沃壤。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面有陽渠。周公創之。蓋有聖賢之遺跡。至讀國策。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之言。又歎井法壞人。至以水爲爭。匠人遺制。蕩然矣。漢魏來言洛中水利者。有張純堰洛以通漕。公私交利。都水使者陳協開五龍渠在洛穀之交。名千金場。而洛陽東二十里鴻池陂陽渠水所注。亦見李尤銘信洛之爲利溥。而勤民事者無不於水利加之意也。莽渠之開由郡西南。

引洛而東以溉民田肇自唐人明宣德成化間累脩濬縣志具言之歲久湮塞向之泉流泌泌者積生蘆葦或稍侵爲田廬塋墓伏秋暴漲水失所歸漫溢爲害遇亢陽則田盡龜坼村氓竇勺水致爭鬪父老欲重濬此渠格于浮議兼不得要領久不決會今夏余以事赴洛下車詢民疾苦乃公以濬莽渠請余周覽形勢以爲洛陽天下之中原隰高燥伊洛二水環繞其間此自然之利不待引西江之水決東海之波也舊渠形迹宛然循之頗易非若鄭國之開涇蜀守之鑿離塉必費歲月也其田廬塋墓所在市他地易之或稍糾道避卽於民無不利促令濬并以明習水利

通判楊世福董其事。萬衆歡躍。畚鍤之具不移而集。疏闢道滯人百其勇。所穿渠身丈尺。視前加深廣。凡安閘十六。總閘一。草堰子渠悉倣舊制修舉。不閱歲而工竣。自郡西白水村歷四十一村。至李家寨。計長五十里。泉流一帶湛然澄碧。左右田疇彌望沃衍。令人想卜洛盛時山川秀美。風雨和會。景物之饒。依然在目。洵足樂也。是役也有地之利。兼古之迹。而又因民之所欲從之。余非敢自謂能繼張陳諸賢之績。有勞於斯土。而父老言。非余來將數百年廢墜。無由而舉。又余亦私喜。洛中此行不虛爲之記。示後俾時疏濬。毋令滋壅。且分番灌漑。蓄洩以時。守成規而杜爭。

競斯民享澤將與洛水而俱長矣。

原委形勢敘次秩然

許周生

重修汴梁東嶽神祠記 代

五嶽茲崇而東嶽之祀尤盛。嶽尊神也。東生方也。以神之尊而靈居其方。以生萬物而萬物之被其生也。乃不可以方限故神之靈無不在也。天下之祀神亦隨地而崇其報。非一處也。記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日神。而公羊傳獨言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耳。明泰山非凡山川伍。故爲諸嶽長澤萬物而及之遠也。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有封域之限。後世天下一家。則功在天下者天下皆得報之。辟風雨之澤在人而人之祀風雨者豈問其自出之何方哉。東嶽有祀宜其。

徧海內矣。若汴梁之祠尤與他私祀不同。蓋自五季暨宋其地爲帝都而祠之建也。值其時則固天子所嘗祀矣。明世周王兩次修理皆請於朝得賜額則又有天子之命矣。以神出雲降雨爲功甚著歷代致其崇重故迄今祀事猶盛。居民言遇災祲禱之無不應。神非私於斯土斯土蒙神之庥殆千餘年於茲矣。承惠承

天子命作藩中州嘗以時遇亢暘爲百姓請命於神嘉應立至甘霖遍野澤下尺生上尺感神之靈率吏屬陳謝既瞻廟宇頗就傾頽詢自康熙五十一年重新後曠久未修以爲不稱祈報非歷代所以崇奉之意因鳩工重建正殿

前後一百九十九間加葺治。稍改其名目之非正者。用以棲神至肅也。工甫竣。承惠有贊撫之。

命將促裝。麗牲之碑闕焉。因念承惠不才。不能有造於斯。長以和風甘雨爲斯民福。尤願斯土之人知承惠所以重。新斯廟。凡爲民而非佞神。敬修祀事。以爲神報神益。且降之福。而於承惠之心。亦慰。嗚呼。神位東方。而功著中土。神之靈無不在也。承惠雖去中土。而心則何必不在此哉。

河南中岳所在會城獨崇東岳。發出所以然之理。確當如是非。但善斡旋也。後幅以雖去不忘斯民之意。卽融

入修祠中意匠特出警動非常

諸搆堂先生

重修河南按察司經歷衙署記

代

河南按察司經歷。國初無官署。以裁革藩司照磨廳爲之。今署則故藩司理問衙舍也。彼此距本司遠不便。康熙時前任徐君。因詳請照磨舊署歸藩司理問。以理問署爲臬司經歷署。旣允行。而房舍凋敝。上雨旁風。不可以居。自出資修之。向無署者。有署向離本司遠。不便者。今便矣。雍正間王君來。又就署內增客房書室。災於乾隆己未之水。并前署蕩然。至轉僦民舍。以棲。請帑三百金。益以己資。重繕完之。蓋王君任此久。其經理之勞。更不餘力。顧不十數年。署又圯頽垣敗址。草茀厥路。官依然止。民舍設無如徐。

王二君者。起而繼之。名有署。如無署。爲不便。孰甚焉。經歷
司古幕職秩至卑。在臬司。則爲首領官體統所係。既不得
與齊。民雜處。兼刑名所匯。一切須兩笮邀遮。考覈其實。尺
籍防有損失。其關係又至重。且他官能速遷。此職恒久任。
非可以獄市爲寄。余始至。卽慨思興復。商之同事。云帑不
得復請。勉自措項。并節日用費。經年粗有緒。遂於嘉慶十
年八月起工。凡七閱月竣事。堂室廊廡。仍舊址。蓋造一新。
無雕刻之工。丹黝之飾。已費及千金。徐王之績庶幾以復。
而後來者。安享其成也。若其堂名景于。則前人以于公治
獄。自勵後人。當同此心。余不敢易。

中間一段寫得極關係此尊題之法

莫灑山

林縣三井橋記

余數以公事至林慮南鄉。主三井村之郭姓。主人貢生某。邑詩禮家也。環村前後桑麻陰翳。廬舍相望。有橋穹然而起。高三丈餘。長二十餘丈。闊亦幾三丈。甃以文石。遠視如虹跨水。瀲瀲鳴其下。計費億萬。築需數年。甚難其工之鉅而能成。訊貢生水何名。曰沾水。以出山右浙水村。又名浙水。南小山。何名。曰神山。其前有嶺。則龍堤也。橋何名。曰望仙。以比於蜀之昇仙。美厥稱也。訊建橋之始末。曰此地爲自北而南之孔道。夏秋淫潦。輒阻行人。康熙間里人募建。濟往來。乾隆間。兩爲水齧。旋脩旋圮。今嘉慶三年。又重脩。

問脩之何人。曰某世家此先人董此役者屢矣。茲工之興。又某兄名某者首倡輸兼告助遠近。倚北阜岡爲柱基。銅以西山之石工視昔有加難亦視昔而倍願公文記之余嘗讀衛詩有云在彼淇梁。又云在彼淇厲。解者據水經注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厲卽梁之屬。鮑葉章云深則厲說文作硃。履石渡水也。據此硃厲古今字亦橋也。沾水出壺關東入淇亦見說文。蓋與淇異源而同流。古人慮行道之阻。凡有水處必爲橋以濟。今淇流所經故跡盡湮見邑志者獨斷金橋一記感今思昔此橋當與淇泉而永存矣。若郭君者其勁抑不可以沒已。

前逐屬訪古之詳中一重考古之確後幅則懷古之情深矣 朱春泉

春及園記

距曲阜城東八里許。地曰漢下。有亭池花木可遊覽者。爲漢谷孔先生之園。曰春及者。環側皆田。先生假陶淵明歸去來詞語以自托也。先生官戶部時。時宰綜部務。與有連顧。自遠跡不一至門。忤其意。遂歸杜門。著述口不道世事。每謂生無媚骨。不能作熟鬧場中人。爲田舍翁致足樂耳。頃之得元故紳地。加修葺。益有以遂林下志。數駕定張車。出遊。或草帽棕鞋。欵步舒傲。於松陰泉石間。遇佳賓客。張飲花下。就地置筆硯。賦詩否。卽與一二野老。話桑麻。娓娓欣聽。忘其身。曾作朝貴人。昔太山王質作紹陶錄。盛稱吾。

鄉尚書郎鹿何盛年乞休其風不可及今先生以聖裔登甲科年不過四十駸駸向用一旦飄然遠引自托農家者流非其志不奪於權勢而蕭然之胸復有以自樂如古人其何能如是耶余之重先生亦如王之重鹿乃若亭池花木園中諸勝先生有詩有記凡與遊於斯者皆能道之

有蕭然世外之致

汪家祺識

重新夢草亭記

代

夢草亭。在永嘉舊郡治後。卽古西堂。宋謝公康樂守郡時。夢得句處。高賓有夢草堂記。蓋先爲堂。後亭其上。今堂與亭。竝廢在荒草中矣。觀察韓公見而慨然商於余。率同官出二百鎰。重新之。世以謝公詩人嗜遊山水。余覽其集。得當日守永嘉事。如命學士講書。則文黨之化蜀也。白石嚴下。徑行田。則西門豹之富鄴也。種桑。則召杜之治南陽也。北亭與吏民別。眷眷有慈父之意。古之循吏無以過怪。乃略其治行。大者專取小節。曰工詩曰喜遊。又公至性過人。觀述祖德。別從弟惠連知其能。推一本之親篤同氣之愛。

如西堂之夢。蓋亦係懷手足積誠所至。徒以素行不羈。取罪當世。史冊并沒其善。而奇其詩者。則又若夢中所得。亦足以千古。此等句。夫人能爲。就以爲奇。不過感觸時物。流連光景。如昔人論三百篇。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數語最佳之類。何加於公。必俟夢而得之哉。余守永嘉。於治無一能似公。性懶無山水之好。詩尤平日不暇習。更無所曉。獨孔懷之念。在原之歎。刻刻不忘。曩時兄弟五人。今惟三存。而一在齊之東。一在粵之南。道途遼遠。各已白首。會面無期。每夕形之於夢。天下同此情耳。何古今人之殊耶。就公有造於甌人。而論斯亭。卽甘棠之舍。遺愛所存。不可使湮。

其迹。此觀察議欲修之之意。乃余則有感於公手足之愛。
因益以重。公雖私情亦公論也。若高所記。則但爲詩人佳
話。名賢遊處遺迹而已。君子謂所重不在此。觀察嘉余之
意。又以余論爲是。命書而刻之石。

當日吏治及篤於倫紀。得此拈出。乃知古賢好處。被後
人掩沒甚多。後半忽合到自身文境。益奇文情兼至。徒
作翻案文字。看猶俗眼耳。林澹園

西湖周文恭公祠記

杭州西湖閒地菴。有故尚書謚文恭四川海山周公祠。蓋公爲督學時。有造於浙士。浙士懷其德。歲祀於此。嘉慶癸酉三月。舉行會公之孫廷振就姻在杭。與俱來。旣展敬行禮。相於集五柳居。敘世好。備得公後人昌熾狀。并叩公何時誕辰。廷振言。吾祖有兩生日。衆駭問。故曰。祖在今百歲人矣。生康熙甲午十一月。其日則二十七也。乾隆丙子。祖以右春坊右中允假一品服受。

命副翰林侍講全公爲冊封琉球使。六月二日分艦自閩五虎門開洋。乙針行十餘日。甚利。旣至姑米。連日雷雨。東

北狂飈。陡作。縱索盡斷。波浪洶湧。舟欲沒者。再祖自度。無生望。惟身抱

勅書俟俱沈。俄神光飛墜桅際。又海面見如炬者浮來。舟人大喜。呼天后來救矣。須臾舟漸趨向嶼閣礁石。得不漂溺底穿水汨汨入解附舟小杉板乘之免。自是天日開霽。海光如鏡。換舟順風。不十日抵彼國之那瀨港。封事畢復命。

純皇帝問。爾在洋聞受驚恐。祖頤首奏。臣在某處遇險。賴國家威靈。

皇上如天之福。得神救。又

問幾時奏六月二十四日

自此日爾再生也祖感

先皇帝殷殷慰問不啻家人父子謂生我者父母再生我

皇上每逢是日具牲酒酌天后又必北面叩首謝

先皇帝天恩謂之再生日子孫歲行之以爲法故曰有兩
生日也噫自古偉人類天生以輔國家故詩言崧高岳降
然多不傳其生日至於旣有生日復有再生日經
天語所以獎慰者甚厚書之國史尤于古僅事計祠在杭
距公家八九千里而於祀公日公孫適來因得聞公之有

兩生日於西湖又增一佳話也。凡春秋兩祀公無定日嗣後請以六月二十四日夏祭代春祭，又改秋祭之期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其於公也宜可不煩更諷吉。同事者以爲然而俾學標爲之記。

生日是賓祀是主看他後幅歸併到祀上遂覺無賓之非主敘法極高潔

湯春帆

黃巖重修邑祖廟碑記

內兄王君濯齋以黃巖修邑祖廟記來請。具述是廟前後興替。今重新之故。且盛稱前明時廟樹雨穀事。以爲廟之神甚靈。有功於民。稱邑祖者。邑建於唐天授時。廟雖止石龕。已爲人戶祝邑祠。莫先之者。故曰祖也。始祀不知何神。宋紹聖初。祈雨有驗。勅封昭應侯。改龕爲廟。政和六年復賜額。所祀則周太伯。元末方氏亂。諸祠盡燬。獨此廟存。其雨穀則明宣德七年旱。飢廟前樹忽下穀。隨拾隨下。連數日。民賴以濟。後枯。里人截取樹。刻爲香爐。置神案前。水旱疾疫。爇香爐中。誠禱無不應者。余稽古史。皇作書。曾雨

粟夏禹播殖時雨稻燕丹畱秦天亦雨粟穀之雨則述異記載漢宣時江淮飢連雨三日秦魏地多至二千頃他書言建武時陳留雨穀蔽地而前此封茶對趙簡子已有翟雨穀三日之語京房云天雨穀歲大熟王充則以論說家謂之凶然大抵言天雨無雨於樹者且雨或值世宴與否當別有故此樹之雨適當旱飢能濟民之急其時他樹又皆無之而樹此廟之樹濟者此方之民樹之神莫非廟之神而爲民福也乾隆間黃邑侯劉世寧親謁廟視爐大可二圍特爲文祭之歲久廟圯嘉慶元年黃人謀重建兼祀阮嗣宗王摩詰諸賢依前合附廟居人析爲六堡堡一輪

祭祭必陳設甚盛重其爲邑廟祖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西城外橋下浮起石香爐一鑄邑祖廟字別無款識年月
蓋卽是廟爐不知何時淪沒如周鼎重出泗水又廟在城
東爐出乃在西門外相距三數里石質至重水能載之起
謂非神之靈乎因此爐之出益以彰前此穀樹之爐之奇
神又豈無意乎新修廟增屋若干費若干王君與李孝廉
迎泰等主之而君來屬爲記爲詳始末俾知廟在黃最古
其靈尤著當世虔祀勿懈民與有福焉

廟樹兩穀寫得異樣神采又恰有石香爐浮出事益爲
文字推波助瀾

魏春松

林氏小宗祠記

余友聖瑞林君書來求爲小宗祠記。詳述其先出閩之莆田。唐孝子某五世孫某爲右僕射避朱溫亂棄官家溫之平陽子某出刺林州林州之後遷黃岩之梅關別遷股竹居股竹者後又遷南石塘遷滄水滄水居五世遷泉溪遷滄水者曰受峻公推本父敬庵公爲林氏大宗遷泉溪者曰崇創公自爲祖爲林氏小宗上下千餘年傳世數十地亦累徙原原本本較若眉列昔歐陽文忠作族譜云渤海之後獨見於今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亦云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今余友獨能

追溯了了無歐蘇二公之憾。豈非家世多賢。又人能念祖。故至久而不失其次也。林氏大宗祠在滄水者。合族建其小宗祠。則余友承其父蒼亭公遺意。與弟姪輩新市地。小泉村爲之前後三所。計屋十數楹。甚完而固。以奉祖先。至肅也。凡市田若干畝。歲時供具備焉。祠之旁。作書塾額。以棣華。令子弟肄業其中。宗祠以明孝。棣華以明弟。余友於是乎知教本矣。余友弟兄四人。並信實篤行。見稱於時。今年不一售。今年由選拔生魁南榜者。卽金佩君之長嗣。咸

謂其家孝友之報。然則余於余友宗祠之舉。以爲得崇先裕後之大。而知教本者。固通邑公言。而非私美也已。

敘法簡勁眉目了然文體可當一潔

字梁山舟先生

遊雁宕記

遊雁宕以乙未冬同輩有事青嶼天日晴霽遙岑寸碧迥出雲端云是雁山遂躡雙屐出湖霧十餘里見老僧巖於道若迎候者將抵大京先游石門潭兩崖對峙水自峽匯爲深溪陰陰澄綠淨不可唾雖届嚴節林木蒼然有小鳥啁啁飛繞炊煙一縷出深竹間問知爲南閣明章恭毅公繪故居也自大京盤曲行登謝公嶺疊嶂重重望姚嶼猶在半天回視吾鄉王城獅山已貼貼伏地若門限過十八盤入雁山深處觀天柱翦刀峯瀑布一綫天諸景竝異像天設尤以靈峯洞龍鼻水爲最龍身蜿蜒自山後來下垂

洞中鼻作兩孔。一孔泉出石盤承之。終年不斷亦不溢。兩
旁土山黃色。獨龍身石純青鱗甲。翕張欲活。造物之奇莫
可思議。是夕宿能仁寺。鐘動時風起。萬木吟吼。寒結十指
俱裂。同輩痒癢不能畱。約異日再遊。硯冰字難寫。僅用東
坡句題。一縫天壁間云。白雲穿破碧玲瓏。更積微陽一縫
功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自後飢驅遠出宿
願竟至今未償云。

敘次妙於高簡。入庸手必處處鋪張矣。

汪選樓

始入天台山記

來往出天台。輒見赤城萬仞。高巖雲端。雉堞層層。長年霞
輝四映。宜遠觀近。唯巖石。峻嶒火色異耳。高明寺林木蔚
蒼。水聲潺潺。所謂幽溪也。多羅漢果。甚肖形。洵爲佛產。寺
僧出示貝葉。并舍利。年久葉猶青。舍利如小兒拳。圓潤微
殷色。不知爲肉。舍利骨。舍利云斧之不碎。蛇盤十餘里。上
曇花亭。觀石梁。兩山夾峙。一石橫亘。計長數丈。闊二尺許。
下臨不測。淵目眩股戰。無敢前者。向疑石梁半天虹跨。實
則從山脊來。梁出其下。如臥龜然。對面有小銅殿。明鄭妃
所施。僧每早過點燭。不爲意。瀑布間較雁山爲大。未知於

匡廬康王谷如何。晚宿國清。宛然太白詩。十里行松聲。寺額已非柳公權。蹟明登華頂。循徑上。初不見。高俯瞰下方。雲霧隱隱。遠海風帆。霏微露影。悟身在空際。矣有茅篷數百。浮屠居其中。無田產。歲有蘇揚人爲檀施。濱海山高處。皆可觀。日出華頂。加寒冽。雲端聞雞聲。出寺中。非桃都山天雞也。下山尋桃源洞。久塞攬瓊臺雙闕之勝。別徑出桐柏。爲黃流修真處。中有清臞若仙者。亦稍通文墨。觀三體石柱。書瘢胝不可復辨。從此接金庭。新昌界矣。山行無導師。隨肩輿所引勝境。有未至者。其已至。皆有詩。

就一時所到記之。著語不多。名勝已見

許青士

海行記

瀕海人畏風濤。或終身不至海。此爲虎而惡食人肉矣。其所以爲虎矣。余欲往。未有名。間歲有事東甌。聞自江下兩潮可到。慨然作海上遊。始出見青嶼洞黃諸山。綠翠如芙蓉。歷歷在目。一炊飯頃抵楚門。明代防倭處。故隸本邑。今析入玉環者也。再過有山一帶如龍蛇橫臥水際。卽玉環山。在古稱木柵嶼。然皆夾山行。洋面不甚寬。稍出至岐頭。澄波一望無復山影。莽莽蕩蕩若世界俱浮。內洋如此。設出大洋江神河伯兩醯雞矣。風順坐看五兩拂拂。瞬息百餘里。過磐石入溫州裏港。絕不覺險峻。事歸或勸改道出。

大京爲穩笑曰。舟行一帆風。抵家耳。何故崎嶇陟峻嶺。聽輿人唱姚輿。遙到天耶。下步一晝夜。望見玉環。忽轉北風。船上復落逆風。敲戢每船。一側半落海中。左右不定。船中人從而左右如轉軸。轂盡作歐吐。面土色。視操艤者貌如常。心略安。訖不能行。乃擇可泊處。下木榦。深夜望海。波深處火光如亂螢。睡中蕩汨有聲。船似移行。明仍在故處。先下船時。備五日糧。至是盡出。與衆同食。旣盡。所攜乳柑亦出。連皮啗之。慮風不止。作海中萃矣。突見西南片雲。長年能占。色曰風轉矣。鼓柁行不半日。達江下。向遊鑑湖。過洪澤。自詫奇觀。今視之。直衣帶水。然尚未見魚龍出沒。萬怪。

惶惑未敢謂觀止也。

非親歷不能工於寫狀如此

王澄園

賑卹私記

嘉慶三年七月。余與仲弟在涉縣。吾鄉甚雨。海驟溢。漂沒無算水退。人家猶半扉。炊煙爲斷。鄰戚某某來余家。與季弟商出錢米薪炭。市蘆席數百具。往接濟收殮。咸惜余不在家。不然事較易集。仲妻陳出曰。伯藏穀二百石。可用也。衆難之。仲妻曰。伯慷慨令見將獨爲之先用後告知叔輩。急於義。必不以此見罪而責償。於叔輩有言。我請任之。衆遂發余穀之半用之。仲妻書白仲。并謝不先白仲。以視余。余忻然語仲。此大好事爾。婦知吾爲人有膽氣。方爲爾婦。獎何謝。爲具書報曰。嗣後事當爲類此者。雖吾與爾夫在。

外第爲之不須告也。人以是賢。仲妻因憶丙戌冬自都還。抵棲縣遇泉井潘客言家鄉歲歉。君所居村賴尊人出穀千餘石全活私念祖父累世好義厚鄉里出穀事有之顧中人產安所得多穀如潘言漫應之將至家三里許小憩尼菴尼識余出問訊告曰封公大好人活多少命具述出穀濟荒事與潘言同余在疑信間馳歸見先君卽以所聞啟先君笑曰傳之誤也抑有因始里中閑羅人皇皇余首出穀減價糶貧者賒貸俾歲熟償還明知無償亦予存穀有限所及止左近百十家繼大戶迫公議倣爲之穀遂多所濟以衆以余首倡美歸余實則已出者十不三四耳

計費小而收名遠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并追記示子孫。
入情入理隨常寫去而好處自見

蔣雲川

記龍見

辛巳之夏。祝融燭虐。燶大地爲麤鏃。赫炎薰熇。雨師逃匿。
九泉焦涸。百里之禾皆灼爛枯滅。不足以充乎其燎。撲之
無筭。滿野嗟歎。相與築土龍祈之。不應。日有雲碧潭潭從
東來。漸銜日腳。繼而紛擎膠轢。四面如一。平截其趾。有物
垂垂自空下。鄉人譁曰。龍也。方與客坐出觀之。渾不見頭
角。計一半在雲中。一半垂空際。長數十丈。許圍減十之六。
露影界天。孤凝不動。注望久之。似有鱗甲。翕張水氣。吸吸
從下而上。形狀蜿蜒。或高或低。愈遠而微。俄大雨傾注。如
天河倒落。不可計升斗。冷風解熱。清如冰沃。起視禾隴。回

枯轉碧而勃勃乎。生機之不可遏。皆懼忻忭舞拜龍之賜。
客曰。龍靈物也。龍德而隱者也。靈且隱。不爲人見。茲其非
龍與。曰。龍之爲物。潛躍飛見。無不可者也。方其潛。人不之
見也。或躍在淵。有見之者矣。其見于田。則見之者又多矣。
若其飛而在天。則天下之人。無不見。方且揭風雲。鼓飛濤。
大沛其膏。以澤乎海宇。而使祝融之縮頸。掃迹。喊呀而無
所是。非其神之靈。又烏能如是哉。因喜而退爲之記。

古氣鬱勃其色蒼然

孫熙元注

記銅弩機

嘉慶十年三月邑西紫蓮山普濟寺側近有樵者腰斧入林忽後現赤氣一道回視則無頃復焰騰起疑有藏物趨歸家邀弟同掘取甫尺許得一物銅質古色純綠餘無所有視物不識以示人互相猜摸葉生成倫方聞士也往觀曰此銅弩機也漢有金錯弩機銀錯弩機形狀載博古考古二圖與此類圖所載有銘刻或無惟金銀貴者之飾此機無金銀飾意止軍中所用然不以鐵以石以竹而用銅則亦非尋常山望子也準望法在宋宣和間已云失傳此機之來不能確指爲漢要去漢不遠爲千百年以上物今

年余修邑志。葉生袖以示余。喜一見古弩制。且嘉生之博。
機約長六寸餘。闊一寸。狹其前。有首。有背。有眼。有豎翅。有
舌。腸。腹。皆具足。一平長爲背。左右鑿孔二道。左狹長二寸。
許。右短不及寸。兩邊下垂。眼舌與翅連爲一腹。左右腸中。
分。左柄上出。卽爲翅。左右並出。卽爲眼。腸中略凹。垂前又。
卽爲舌。方腹一條曲包其下。而岐寸許。內掩其舌。一腳自。
下上穿繫柱。腹首作小槽數行。似箭路。腹前及翅腳並有。
孔。前後兩圓柱橫貫之。掩舌處一動。則腹張。腳後開豎翅。
仆。前腸。眼。舌俱動。而箭躍出。製略可曉。而安箭激射。與準。
候之法未諳。疑別當有物繫連。此其機頭耳。漢時此地爲

荒服人跡稀至何以有此顧距山十餘里有古城世傳徐偃王城或曰越王失國保此荒煙叢蒨之中當時何必無人而以備兵以防獸蓋嘗用此久而淪於土中理固有之然一銅物耳於今復無用入土千百年而精光上見如豐城之劍不欲終埋獄下其出又值修志時豈欲余筆爲邑故與鐵券銅鼓之類同垂千古乎顧非葉生余亦無從見生又言寺南山頂上有廢礮一截鐵已頑鏽至今存與弩機出處共一山故老言昔嘗屯兵其間晉辛景破孫恩海上時山谷偏設砦置伏此機或卽其軍所遺事雖無徵亦見論世之識云

如讀三國志注馬先生事

許周生

記客言

客有來天台者。言其鄉齊巨山。息園少宗伯從兄。幼同學而不相能。其人長身柴立。目光睽睽。資地與宗伯相埒。性怪詭。爲逆犯呂畱。良訟冤。狂生不足誅。錮刑部獄數年。純皇帝登極恩赦出。入湖北均州爲道士。與宗伯久不聞。問子某跡至武當山。強迎之歸。年逾六十。乖僻如舊。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心危之。戒不聽也。會熊中丞至台。巨山突出獻書。有狂悖語。劾奏詞連宗伯。逮訊。宗伯落職。巨山置極典。先數月。有魚白日從空下。齊氏宗祠咸謂其族有人應龍門兆。一卜者云。鵠退風也。

魚墜雨也。今白日下魚爲無因水產而陸居失其所矣。且其爲字上刀下火中爲田主有刀火及籍沒田產之事齊氏其有憂乎。未幾而巨山殂。宗伯產入官被籍時宗伯眷屬之所親潘姓里惡少以潘父任京職名隆甲者見官四川雅州家富乘機縱火肆搶於是卜者言盡驗墜魚其先兆矣。巨山卽周華。

宛然盲左口吻 汪選樓

記郎氏三異

錦駟

爲余言。家有三異。一其大父雲會先生。四川巴縣任畜一馬。聞民舍火。騎往救。馬方馳間。見小兒驚走仆地。忽住連兒衣口銜離地尺許。置他處。仍疾馳去。一其大母馮淑人有所愛貓。一白一黎。各產子窩中。自出爲人繫數日不歸。黎憫其子銜乳之。白歸視其子肥澤與。黎子等心德黎。亦銜其子乳之。由是每出互相乳。兩子忘其孰爲母也。一其尊人竹舫先生。乾隆癸卯歲遣張奴責逋他郡。歸至太原三皇村。置橐店中。夜倦臥。所乘衛忽逸。亂蹄其門。怪其不安槽。起取鞭。則見臥室亮入壁。後爲偷。

兒挖去土。非衛驚之橐中物。不知所往矣。是三物一憫人
之危。一能相愛。代子其子。一護主人物。孰謂其蠢然無知。
哉。然非徒物有知。亦郎氏先世之德。有以化之。其異也可。
記已。

筆墨全似柳州

余秋室